



AFTER THE STROKE

美国著名女作家梅·萨藤日记书系

主编 / 杨国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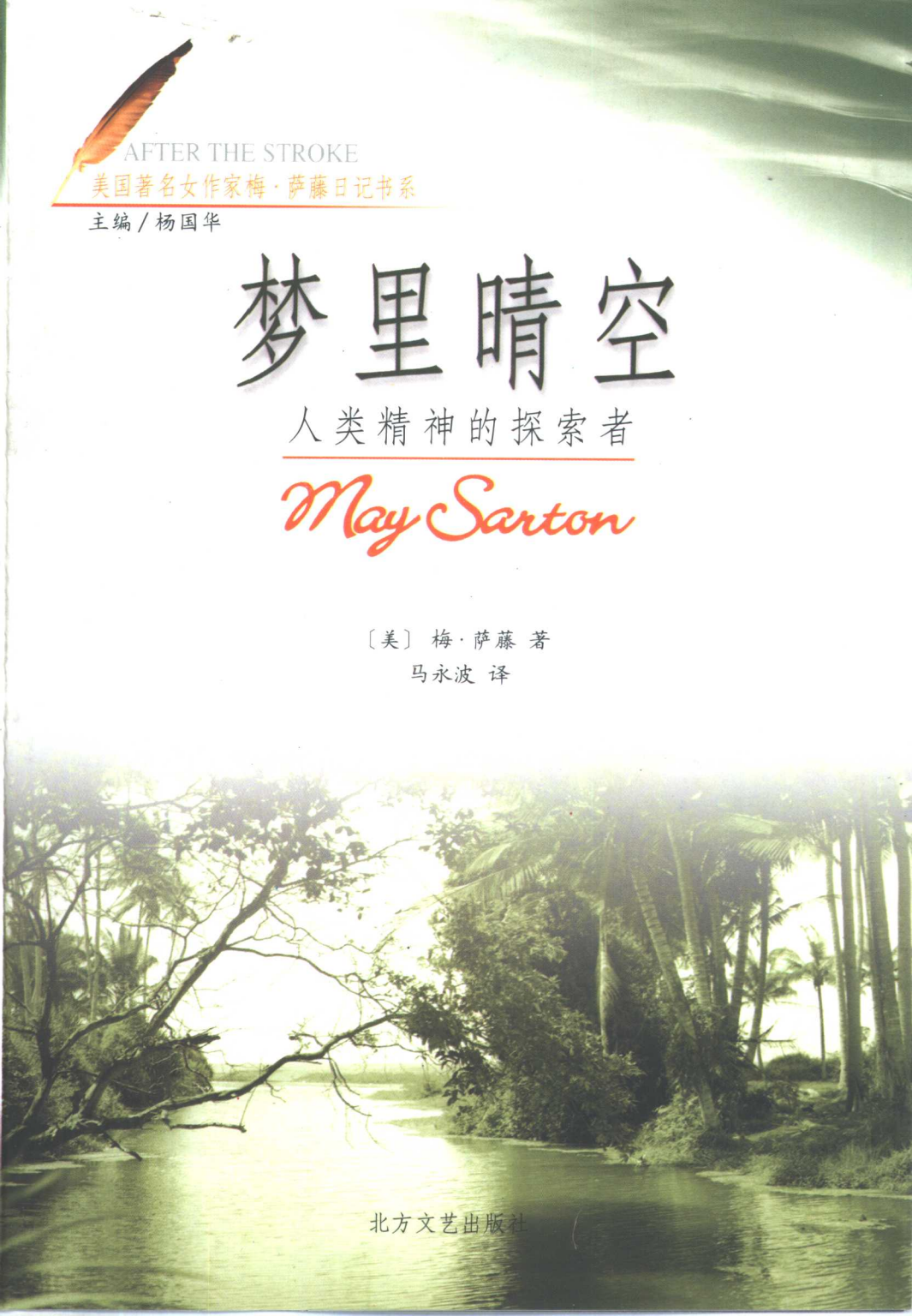
梦里晴空

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May Sarton

〔美〕梅·萨藤 著

马永波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美国著名女作家梅·萨藤日记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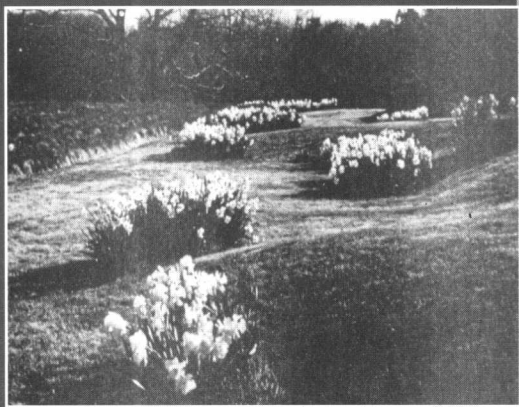
主编 / 杨国华

梦里晴空

May Sarton

[美] 梅·萨藤 著

马永波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2000—010

© Norton 1988

© 1988 by May Sarton

© 2001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里情空/(美)梅·萨藤著,马永波译.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1. 1

ISBN 7-5317-1338-1

I. 梦… II. ①梅…②马… III. 日记-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3064 号

美国著名女作家梅·萨藤日记书系

主编:杨国华

梦 里 情 空

Mengli Qingkong

作 者 / (美)梅·萨藤

译 者 / 马永波

责任编辑 / 梁春芳 李相铃

封面设计 / 安 璐 张 骏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8.125

插 页 / 2

字 数 / 156 千

版 次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5 000

定 价 / 12.00 元

书 号 / ISBN 7-5317-1338-1/I·1374

总序

梅·萨藤——

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杨国华

梅·萨藤一九一二年五月三日出生在比利时沃德尔哥摩。一九一六年随父母到美国。梅·萨藤是美国颇有声誉的日记体作家、小说家和诗人。一生写作勤奋，硕果累累，创作了二十多本小说、二十五本诗集和日记。在她创作的二十多本小说中，受到评论界好评的有：《祖父的出生》（一九五七），《小屋》（一九六一），《斯蒂文斯夫人听到美人鱼在歌唱》（一九六五），《爱之种种》（一九七〇），以及《今日留恋》（一九七三）。她的小说着重刻画集优缺点于一身、具有发展潜力、追随自己意志而生活的人物。在不同体裁的创作中，梅·萨藤认为自己首先是位诗人。她的诗歌内容涉及广泛，形式多样，主题多是反应大自然，尤其是园艺种植，如痴如醉的爱情，失恋后的痛苦，永恒的进展变迁，对音乐艺术的倾心以及心灵对沉默孤独的需求。除了写诗和创作小说外，她的非小说创作在美国文学领域里卓有成效，尤其是她的日记文学作品颇为引人瞩目，也正是因为她的日记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她在美国文学史中享有杰出的日记体作家的美誉。梅·萨藤于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五号在缅因州约

克她的住所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在梅·萨藤前半生的创作生涯中，她的作品富有深刻的精神内涵的一面没有受到评论界的重视，而却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她在早期创作中曾写过一部有关同性恋的小说《斯蒂文斯夫人听到美人鱼在歌唱》，因而被贴上了女权主义、同性恋的标签，这使她深感遗憾。她自己曾说，同性恋部分在她的作品中是微不足道的，她愿意让人们把她看做是一个多面性作家，她的绝大多数作品着重于人类共有的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然而这部小说却是她创作生涯的转折点，妇女杂志以及后来的妇女出版界对她的作品予以极高的赞誉。随着越来越多的读者逐渐对她的作品表示出青睐，尤其是她的日记体文学作品问世后，她开始重新受到舆论界的重视。《纽约时报》称梅·萨藤为美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性格独立不羁、坚韧不拔的人物。《华盛顿邮报》称赞她是位创作成果显著、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性同性恋作家。然而毫无疑问，在所有这一切中，她首先是一位思想深沉的诗人，为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她宁可放弃世人所重视的一切。对她来说，艺术创作是她的生命。从她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十四行诗到一九九四年的最后一部日记作品，无一不包含着美丽的鲜花、广袤的天空、辽阔的大海。她自始至终对自己、对人类充满信心，一直到她去世。

一九九七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英文系教授玛格特·皮特撰写出版了有关梅·萨藤的生平传记——《梅·萨藤》，受到舆论界好评。美国诺顿出版社认为这



本书深刻地揭示出了一位美国文学家的创作及生活历程。梅·萨藤对成千上万的美国读者影响巨大，除了她的小说、诗歌对社会有影响外，最为重要的是她的生活以及她对这生活的记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图书评论界称《梅·萨藤》一书杰出地描述了一位美国主要文学人物的一生。

梅·萨藤的作品尤其受到广大女性的欢迎。新闻出版界称她为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在七十年代时，曾有一部电影介绍她在海边居住生活的情景以及她的生平。随着她的声誉在美国与日俱增，九十年代中，有关她的作品选集以及对她作品的评论相继出版。梅·萨藤在美国文学大奖中曾多次被提名。她的诗歌曾获诗歌杂志一九九三年利文森诗歌奖。其他作品相继获金玫瑰文学创作奖、布兰德纪念奖、雷诺兹抒情作品奖。

003

尽管梅·萨藤写诗创作小说，但最受美国读者欢迎的是她细腻抒情、描写自己生活的日记作品。其中《独居日记》经久不衰，一直是她最畅销的书之一，为此她在美国享有著名日记体作家的美誉。她的书多数是由美国纽约诺顿出版社出版，诺顿出版社对她是这样评价的：梅·萨藤是妇女们最好的朋友，她的日记被公认为是文学体裁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尽管日记包罗万象，涉及对日常生活、隐居、痛苦、疾病、欢乐等各个方面，但无疑梅·萨藤在记载描述这些现象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她生活明智，文学创作语言精辟，许多语句本身含有丰富的哲理和内涵，令人深思遐想，为此经常被人们广泛地引用。



美国另一家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称她的日记作品是当代日记文学作品中的佼佼者。她共有九部日记作品，每一部均受到读者的欢迎。一九七三年她的系列日记中的第一部《独居日记》出版后使她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尤其受广大女性的欢迎。这部日记的出版标志着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使她日益享有盛名。目前她的日记作品成了许多院校研究美国妇女作家作品课程中的主要课题。一位美国评论家说道，梅·萨藤日记作品为她打开了拥有广泛读者的大门，对成千上万主张妇女平等的人们起了重大的影响。她的日记作品的出版是当代妇女自传文学的转折点。她的日记作品受到了美国成千上万读者的欢迎喜爱，正如她在日记中所记载的“每天都收到爱好者的来信，书桌上的信件堆得满满的”。

梅·萨藤去世后，美国许多妇女组织团体均采用她的日记作为自我成长、自我完善课题的讲义。今天在美国设有萨藤学术奖学金，以鼓励有才华的年轻人从事文学创作。

梅·萨藤日记作品风格细腻抒情，生动地描绘出一位女作家的丰富情感和复杂的心理，读她的日记会使人对日常生活有一种新的认识。她的日记富有创意，在描写大自然、爱情、动物、老年心理状态方面无与伦比。在她创作生涯进入比较顺利的阶段，她选择了独居，先是在纳尔逊过隐居生活，专心写作，继而搬到海边，写作、从事园艺、沉思、倾听大自然的天籁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她以日记形式细腻地描绘周围的大自然、天气、邻居朋友、家务事、动物的可爱、人生的悲欢离合、生命的衰

老退化等。在日记中她经常不断地追述她和世界著名作家的友谊往来，其中有著名文学家以及知名人士伊丽莎白·鲍恩，赫胥黎夫妇，路易丝·博根，弗吉尼亚·伍尔夫，穆丽尔·拉克瑟等。除此之外，每一本日记都详细记载了作为一个女作家对日常生活、心理矛盾、死亡、友谊、孤独以及人际关系等的体验和思考。在这次出版的她的四本日记中，读者可以窥见到她所有日记作品的独特风格和丰富内涵。

《独居日记》记载了梅·萨藤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纳尔逊的隐居生活。书中极为坦率地记述了作家在这段困惑时期里表现出的脆弱及她多方面具有魅力的个性。阅读本书你会觉得作家在和你谈论她的失恋、发脾气、恼怒等。她经常不断地记下每天生活的琐事细节：天气、邻居朋友来访、家务事、买东西、写作外的社会活动（诗歌朗诵、演讲）以及她对政局的看法等等。此外读者同样也会被作家对大自然的热爱及对动物所表示出的真诚关切之心所感动，会被她优美地描绘出的多变的四季景致所陶醉。

《海边小屋》记载了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梅·萨藤搬到美国缅因州约克后的日常生活。海边小屋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居所。置身于绿色的田野里、广阔的大海边以及蔚蓝的天空下，她感到这段生活是她记忆中最幸福的。在日记中她细腻地描绘了她住宅周围美丽的景致，同时也详细地记载了她内心世界的活动：朋友接连去世的阴影笼罩在她心头，疾病的折磨，对衰老有时显示出的恐惧以及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对她的影

响。然而，她并没有局限于这些方面，她更多的是记载独居生活带给她的充实的内涵，这充实的内涵使她重新点燃了创作的激情。这本日记是继她的《独居日记》之后的又一本力作。

《过去的痛》描写了梅·萨藤失恋后在缅因州约克一年的独居生活，以坦率、质朴的语言对内与外的双重困境进行了极为真实、感人的描述，表现出作者极具魅力的个性。她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在于使自己摆脱情感压抑的折磨，她探索了痛苦的起源，孤独的境界和自然之美，也披露了作为诗人和作家那创造性劳动的内在奥秘与风险。她认为，经历人际关系不适带来的痛苦，是自我成长的惟一契机。她对园艺生活的热爱，对动物的关切之情，对老年、社会时尚、友情、个人完美的认识，展示出一个丰富、真实的人格世界。当我们随作者走完创伤愈合的全过程，我们的精神也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梦里晴空》是梅·萨藤七十五岁时的一本日记。作为小说家、随笔作家和诗人，她的文学生涯在这一年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复活——一代新人，尤其是妇女，发现了她的作品，有鉴赏力的读者群不断扩大。她盼望着一个美好的、建设性的未来。就在这时，一次中风无情地袭击了她。她不能写作也无法从事喜爱的园艺，她与痛苦、孤独和压抑搏斗着。这本日记便是她争取健康与自理的记录。在日记中她以近乎残酷的诚实回顾了她早年的移民生活和儿童时代经历的困苦，重新思考了她与过去的关系，探索了经历漫长的旅程回到本真自我的过程，其中生理的脆弱和创造的艰难结合而生的强烈痛苦



让人触目惊心。

梅·萨藤的作品真诚坦率，她敢于袒露自己的内心，她的同性恋经历，她成长奋斗中种种的痛苦、失意与狂喜。她对自己内心的正视有时令读者畏惧，她的坦诚也迫使读者面对自己，剖析自己，从而达到对人性的新的理解。日记中她也随时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写作过程的心理状态。她把写作当做自我支撑的一种方式，写作使她面对自我。

梅·萨藤于其他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经常描写作家自己的老年生活，而绝大多数的日记作家均是记载他们青壮年的生活历程，很少提到他们老年阶段的生活，这一点是她日记作品的独特之处，也是她的日记作品在今天成为很多大专院校研究妇女作家作品的课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她去世后，她的声誉与日俱增，她的作品仍然在出版，日记作品更是需求不断。在她晚年评论界开始给予她极高的评价。梅·萨藤在美国文学史上赢得了她应有的地位，被誉为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007

2000 年岁末于美国



梅·萨藤(May Sarton, 1912 ~ 1995)
生于比利时的沃德尔哥摩。1916年梅·萨藤一家移民美国。1929年梅·萨藤毕业于剑桥中学和拉丁学校,同时开始写诗。17岁时她的系列十四行诗发表在著名的《诗刊》上。

梅·萨藤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小说家、诗人和日记作家。她一生创作了50多部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日记、儿童文学和论文。1973年她的《独居日记》出版后,至今畅销不衰。从此,这一体裁成了梅·萨藤写作中的重要部分,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经常出版梅·萨藤作品的妇女出版社称她为“关于创造性、爱和老年无与伦比的作家”。1997年出版的《梅·萨藤传》称她为“已被事实证明了的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女作家”。她曾在多所大学教授过诗歌,包括韦尔斯利大学和哈佛大学,并拥有17个荣誉博士学位,被誉为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马永波，1964年生。1986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同年起在《人民文学》、《花城》、《作家》、《上海文学》、《当代外国文学》等国内外报刊发表诗歌、评论及翻译作品。曾获第六届中国铁路文学奖。出版的诗集有《红鸟》和《以两种速度播放的夏天》。出版有散文集《智慧的生长》等四部。作品被收入《中国新生代诗赏析集》、《九十年代实力诗人》、《第四代诗人》、《99最佳诗选》等数十种选集。

80年代末致力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出版译作有：《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1970年后的美国诗歌》、《未来的灾难》、《爱因斯坦的圣经》、《自救书》等。译作被选入《里尔克诗选》、《破碎的主观铜像——外国后现代经典》、《希默斯·希尼文集》等。

前 言

到现在为止我以不给我的日记添加任何繁琐注释为荣，只是偶尔做一些风格上的修订或者删除重复的句子。但在写作这本日记的头一部分时我病得很厉害，以至不时地填加材料使之丰富变得势在必行。括弧里的文字是在给定日期后写就的。

001

1986年4月9日，星期三

这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头感到这么的不舒服，心理或生理上最小的努力，都让我筋疲力尽，但不能写作使我感到丧失了自我，自一月初我就与我一生想要的东西隔离了，于是我想我必须试着每天写上几行。

这是自我支撑的一个方式。我渴望像拉里·乐山这样的人的建议，他自己正在从一场严重的心脏病中恢复过来，有许多天他都在重病特别护理中，但好意地打来了三次电话，这应该祝福的人。他说我是表面上没有精

力,因为首先需要的是保存精力,那很重要。

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躺着,八点钟上床,孤独地躺在我的床上,过去像一股潮汐升起,一次一次用我不能应付的回忆淹没我。我脆弱得像一个赤裸的新生儿。

(我对所有的丧失都过于敏感,我的痛苦常常与人际关系有关。我经历过太多的生活,自从二十五岁开始真正的生活以及一九三四年我的戏剧公司失败之后,五十年间我与如此多的人发生了关联。很难想像能够说“五十年前”,但是在这五十年中我一直艰苦地生活,作为一个人和作家都发挥到了能力的极限。所以,当我夜里无眠时,驾驭那些潮汐的是一大堆的情感和思想。我再次体验到丧母的悲痛,我再次面临的是我没有勇气与她坐在一起,而她需要那样。也许我写《报应》也是为了帮助读者做到我无法做到的……而人们写信告诉我这确有帮助。那时我经常回圣菲,第二次去那里的时候我遇见了朱迪,我们都是同一座房子的客人……结果证明那是怎样的运气!我们的结合、我们在剑桥的共同生活,是长期努力和疑虑的良好结果,疑虑的是,她是否想接受我做情人和朋友。朱迪的个人生活一直是与她的职业生活完全分离的,她是西蒙斯大学著名的英语教授;也许在她心里她不愿受约束。她那一方面还没有为亲密的感情做好准备,我也一样。她那时四十岁,以前从没有过任何亲密关系。而她一直受着压抑的折磨,没人能分担的压抑,直到我的到来,甚至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岁月中,我也始终不知道她何时处于阴影的山谷。朱迪内向且守口如瓶,而我则开放且轻率。是什么把我们神秘地吸引



到一起,真正的爱永远是神秘的。

我经常想起巴塞尔·德·塞林科特,他是最早发现我的诗歌的重要批评家,后来成了一个真正的朋友。他的相貌如鹰一般,显得非常残忍。但是这些年他一直全神贯注地读我的诗,给我写信提出疑问,我们的通信现在收藏在伯格收藏室,其他还有很多,例如我和S·S·科特连斯基的通信。这使我意识到给予我的作品以极高尊重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只有一个伟大的例外,那就是卡洛尔·海尔布伦,她在我四十五岁之后进入了我的生活。

一想起巴塞尔我眼前就出现了他在金汉姆的花园,他在一个长型突起的花坛上种植了几百株雪莉虞美人,这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在曾有过的每个花园中都播种了一些。我想起他缓慢的园丁式的步履,从不匆忙。

003

现在我重新找出他一九三九年四月二日发在伦敦《观察家》上的评论,它富有预见性,在当时甚至现在也是我作为诗人得到过的最好的礼物。这里是两段节选:

如果她的诗歌应该受到注意,那是因为诗里面统摄一切的强烈经验,不妥协地为它的表达铸造和提炼工具,一种有必要存在,已然存在的工具,探索之深刻达到冷酷的程度,而且十分地微妙。

无论如何,萨藤小姐的作品常可用尖塔做比喻——如《活的脊骨,翱翔的张力》——

004

当我被过去压倒，我试着迫使记忆返回并歇息在风景中，在诸如法兰西道多格尼河这样的地方，二战之后

它还没有变得特别时髦，朱迪、我及两个英国朋友初涉了那个地方。我们能够看见拉斯卡斯，那些史前绘画如此新鲜，看上去就像毕加索昨天刚画完一样。现在为了保护它政府已经封闭了那些洞穴，游客看见的只是模仿和复制品。道多格尼地区的风景类似于文艺复兴的绘画。它丰富且柔和，在河流的每一个转弯处都会有一座神话般的小城堡进入视野。所有这些及其他的事物——如他们在电视上的说法——都包含在一个人身上，像一个梦，它追逐着你，有时就像一个逃不开的噩梦。永远没有一种生活像它这么完美……它只能在一两首诗中，或者艺术品中完成。它过于复杂、过于可怕、过于惊人，以至记忆的浪头冲撞在岩石上碎成飞沫。

也许，相对于孤单，我一直非常得意于孤独——“孤单是自我的贫乏，孤独是自我的丰富。”现在我惊人地孤单，因为我不我自己。在与朋友相处超过半小时后，我就会感到我的灵魂在被抽干，仿佛空气涌出一只气球一般。所以什么人在我这里都不会起作用。

南茜对我是个巨大的帮助。她现在每天都来，把鸟食器填满，在隔壁工作，这对我十分有益，从不提出任何要求。

自从中风以来我经常记诵起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一首小诗，是阿格尼丝·霍金在荫影山时教我们的。我八九岁时就学过但当时没有真正地理解。现在我至少每天记诵一遍，这很有帮助，尽管它根本不是什么伟大之作：